

洋溢着喜庆和吉祥的春节，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符号，它不仅是365天中最新鲜最特殊的一天，也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的告别和对新一年的祈愿。

春节的脚步一日临近，不由想起儿时的新年。记忆中似乎天天都在翘首等待过年。因为只有过年，家里在吃穿用度上才会上升到最高质量，孩子们也会收到压岁钱，那可是一年的零花钱。从腊月二十三“祭灶”开始，也叫“过小年”，大人们开始张罗筹备吃穿的东西和大扫除。房前屋后，杳见拐角都要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木格窗户外重新糊上白纸，玻璃窗户则要擦洗得能照出人影。母亲是家里总指挥，也是最忙的人。早在腊月里她就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双最时兴的千层底布鞋，一直压在箱底。然后就磨面、碾米、砸辣椒面，去集市买蔬菜和瓜子糖果等年货，给家里大小置办新衣。擅长女红的母亲得空还要给街坊邻居磨窗花、蒸花糕。父亲则要忙着把家里里外外修补好，把墙重新粉刷白。村里有杀猪宰羊的人家，免不了也要去搭把手。孩子们被大人吆喝着屁颠屁颠干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比如捡柴火、扫地、贴窗花、挂年画等。

腊月二十七到二十九为关中人蒸馒头时间。家家户户都要蒸上好吃的包子，要吃到正月十五以后，因为有“正月十五以后不动面”的习俗。我们家一直都是二十九蒸包子，三十包饺子。清晨五点，父亲就起床准备包子馅和馅心。从我记事起，只要家里吃包子和饺子，馅肯定是父亲调制。我们称之为“闫氏秘制”，味道绝对杠杠滴，无人替代。调制好馅料，父亲开始在大铁锅里烧水，为炖肉做准备。他把烧热的泔青一点点浇灌在猪头上，等冷却后逐个揭掉，猪头上的毛很快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接着他和母亲一起杀鸡、清洗猪下水，我们三个孩子则围着跑来跑去，不停打问什么时候能好。本家人宰了猪，派小孩给我们端来一盆蒸熟的猪血和一个猪尿泡。这下可把我们乐坏了。不等母亲调好蘸料汁子，你抓一块我抓一块大块朵颐起来，然后争抢着玩那个猪尿泡。厨房里不时传来叮叮当当响声，灶膛里的火也噼里啪啦，不一会我们的小院就升腾起袅袅香气。那是自家养的大公鸡炖熟后散发出的诱人的香，是猪头肉、肥肠和猪脚煨出来的浓汤香，是各种形状的肉包、素包蒸腾出来的香……

大年三十晚饭后，家家户户必须把房前屋后打扫干净，贴好春联及门神、窗花等，大门及堂屋、卧室、灶房、牲畜圈等处也要贴相应的对联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便开始点蜡烛、烧香、燃放爆竹，祭祀先祖。之后，全家大小共聚一桌吃“团圆饭”。除夕夜的主要活动就是包饺子、看春晚。晚上，各家灯火通明，炉火熊熊，老少几乎彻夜不眠，坐在火炕“守岁”，俗称“坐年根”。待到子时，万家鞭炮齐鸣，意为“接天星”“迎财神”，有的还摆上香案，行跪拜之礼。然后，便是晚辈为长辈们磕头拜

# 过年，是在过什么

□ 闫群

年，长辈们也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给孩子。本家户也开始相互奔走拜年，通宵达旦，直到初一早。

正月初一，天刚蒙蒙亮，父亲便在屋外燃起了鞭炮，所谓的“开门红”，意味着当年开门大吉。放完炮仗母亲开始煮水饺，父亲祭拜先祖。反正每年不等天亮父亲都会大呼小叫地喊我们起床吃饺子，美其名曰“人勤春早”，还说起得最早的人另有红包奖励。按习俗这一天是不扫地的，三十晚上和初一早晨的放炮纸屑、瓜果皮屑都是要到初二早晨才能打扫。吃完饺子父亲早就去村大队召集人马，准备敲锣打鼓给军属拜年。他是领队者，也是敲鼓人，村里那个大鼓非他莫属。

初一到初十之间，一般是亲戚间相互拜年。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，轰轰烈烈的年也就算过完了。因为有了年，就觉得日子有了盼头；因为有了亲人团聚，也就显得有声有色。自从父母随我们搬进城里居住，就再也没回乡下过年，年的味道也就寡淡了许多。如今父亲离开我们三年了，每年除夕前，我随弟弟驱车回老家墓园请父亲和我们一起回长安过年，回望着我们村子禁不住泪水涟涟。记忆的风，是一滴晶莹剔透薄如蝉翼的泪，轻轻一碰，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。我怀念新旧交替时刻，老屋外面漫天星光，屋内灯火通明，杆杆红烛像红娘一样，喜盈盈地把我家每一个角落都照亮的情景；怀念过年时老屋院落里飘香的包子和大铁锅里煨炖的肉香；怀念父亲敲着大鼓走街串巷威风凛凛的样子；怀念正月里我们唱着歌谣，提着母亲手糊的灯笼和小伙伴们互相攀比谁的压岁钱多的时光……

这样的年，如今一去不复返了。记得2020年春节将至时，京东金融APP用一部微电影《年年和有余》将一个关乎积累、坚持和爱暖的暖心故事娓娓道来。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拥有一头小卷发的小学生年年，为了赶上理发店染发拉直的优惠活动而努力攒钱的故事。故事中年年虽来自“自来卷”家族，但是年年却厌恶自己那一头小卷发，于是年年竭尽自己所能开始攒钱。在历经各种小波瀾之后，年年终于靠不断的积累，在除夕夜攒够了钱。在年年迎着烟火，奔进即将打烊的理发店后，当所有人都认为年年攒钱是为了拉直自己的卷发时，殊不知年年攒钱是为了给一条自己收养的小狗烫成小卷发，让它成为自己家庭中的一员。这一结尾既在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看完短片，相信它带给我们的不止暖心，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简单幸福，点滴累积。

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每年又是新的一年，无论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，都要在新年来临那一刻跟过往挥挥手。过年，不仅是过“坎”，更多的是希冀。日日新，日日新，珍惜每一个当下，便是新年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。因为“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：等待和希望。”

翻不过去，就缓口气，放慢脚步做减法，不跟风，不看别人脸色，不再心急火燎、行色匆匆，按自己的节奏过日子，把写到玩变成玩着写。玩高兴了，就有精神，写起来才亮笔生辉。上班骑自行车，下班帮厨洗碗，陪老伴到海边散步，劳动是最好的养生，心情好才是最有用的长寿基因，手脚灵便了，脱壳灵醒了，敲击键盘就会得心应手、下笔有神。

上海面积不算大，却被誉为“大上海”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断形成和丰富的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城市精神和“开放、创新、包容”城市品格。在上海生活写作的第三个年头，感觉到自己的视野和境界有了些许开化，老态在放缓，蹒跚在推迟，笔力在增强，不求长，不凑数，力争写少、写深、写好。

到了我这个年岁，景区只收半票，个别地方全免，不愿老也老了。思维僵化，反应迟钝，就多听少说。起身难动，行动笨拙，一步还不过多走两步。老了，就得服老，只有心服口服才是好老头，交不上的朋友不交，够不着的东西不够，不争饿肚子气，不弯弯下下的腰。人活得起，一是大认真，二是不服输。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他就不会显得多余，也许还会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微小的光亮。

老人就是森林里的树，除了寂寥就是沉默，不愿意理睬或者喜欢被需要，可以让秋风多扫几遍落叶，叫鸟儿在上面多唱几声高歌，只当落叶和鸟鸣就是另一种抒情文字呢。

## 故乡的春节

□ 吴有臣

亲们就敲着锣，打着鼓，唱起花鼓，兴致高涨的还要扭一段秧歌唱花鼓！他们忘记了年龄，忘记了疲劳，那欢快的场面在摆摆手臂扭扭腰肢中，引吭高歌忘情欢乐热血沸腾！

最高兴的还是孩子们。他们年夜饭吃完，就赶紧换上新衣，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子头的广场，在一起讨论今夜将是怎么个玩法。他们个个兜里装着鞭炮，提着灯笼，在广场上尽情地蹦啊、跳啊，蹦蹦跳跳之后，就一字儿排开，年龄最大的在前面引路，其他伙伴儿就像尾巴一样紧紧跟在后面，挨家挨户地串门儿，每走到一家门口，就会从兜里掏出一小串鞭炮噼里啪啦地燃放一通，再说几句吉祥的话语，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看到主人穿上新衣，就将鞭炮喷出的焰火对准主人屁股，把新穿的衣服给烧几个芝麻小洞。主人见状也不恼不恼，笑呵呵地说句“火烧财门开，财源滚滚进来”，就招呼他们进屋烤火，好吃的给取，好喝的给拿，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亲热。

新年的钟声敲响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家家在“出行”呢！所谓的出行，就是人们在为新的一年祈福纳瑞，为新的一年搏个好兆头。他们用鞭炮开道，火药驱邪，图的就是不管啥都很顺当。出行是有讲究的，得事先在老皇历上查看哪个方向大利，就把缠满鞭炮的竹竿指向哪里，双手举起，一步一步朝前走。燃放鞭炮的时候，大门的灯笼高高挂起，一家人梳洗干净，穿戴整齐，齐刷刷地站在门口迎新年，等到鞭炮燃放完毕才能欢欢喜喜。一家燃放，另一家就赶紧接着鸣炮。就这样，一直等到太阳升起一人多高还不停歇，空气里到处弥散着浓浓的火药味儿。

记忆中，故乡的年味除了热闹，更重要的还有许多忌讳。譬如三十晚上的火，十五晚上的灯。之所以过罢小年男人们就上山打柴，主要就是为了三十晚上的炉火，谁家炉火大、炉火旺，就预示着来年兴旺发达。烤火时还有诸多计较，譬如不能用火钳去捣乱，如果一捣火，家里预示破财、争嘴。记得有年三十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围着火炉烤火聊天，姐姐无意把火戳了一下，哥哥就给嚷嚷上来了，就这样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大家不约而同地说，看来三十晚上真的不能捣火啊！

如今，离开故乡蜗居城里，年味成为一种难以释怀的乡愁。每到过年，就回忆起故乡的年味，回忆那一个院子人一块热热闹闹地喝酒聊天，回忆儿时提着灯笼到处乱窜，更想起那震耳欲聋的炮声，以及刺鼻的火药味儿……这一切是多么的亲又遥远！现在才明白，那些看似烦琐多余的忌讳，其实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，对高质量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啊！

## 往事并不如烟

□ 任雪姣

春节近在咫尺，不经意间又站在一年的尾巴尖上。午夜梦回故乡：节前张灯结彩的大街、密不透风的人群、来来往往采办年货的人们、各家各户门前喜庆的灯笼、红红的对联、漂亮的年画、房梁上的腊肉、咸鱼……惊醒后念想，年味是什么？年味就是春节送福。

### 麻糖香甜

甘薯熬过之后制成的一种很脆很甜很香的糖，就是麻糖，儿时最甜的年味，时至今日也可以在一些商场中找到，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，那或许不是什么令人欣喜的甜食，但在我小时候却有着相当大的诱惑力。

制作麻糖的工序颇复杂，首先是要买上好的苕糖加热融化，然后将剥好皮的花生、瓜子、核桃仁还有熟的白芝麻捣成小粒，加进糖中搅拌均匀，冷却到可以揉动的时候，再把拌好的糖倒到案板上搓成柱型的均匀长条，然后用刀切片就算制作完成。由于工序复杂，众人齐上阵，美女抱成团。馋嘴的小孩等不及糖冷却，就想想方设法地偷嘴。因为有着苕糖的诱惑，经常跑前跑后地帮倒忙，一会儿塞一把芝麻，一会儿又捏一块生糖，乐颠颠的讨人厌，自己倒是自得其乐，觉得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地制作美食，忙到深夜也没人催你睡觉，真是幸福的等待。

糖做好了，第一个尝鲜的当然是我，当外婆把一块刚刚做好的麻糖眯咪地塞进我嘴里的时候，新年的热闹似乎从已经一股沁入肺腑的香甜开始，从我舔着指头的麻糖开启过年的序曲。

伴随着零星的鞭炮声，小姑娘，穿花衣。对着镜子好欢喜，妈妈缝衣好辛苦，我穿花衣要爱惜。

## 春节送福

□ 任雪姣

### 自撰对联

春联是每家每户过年的标配，红红的春联映照喜庆。集市上太大众化，爷爷总是买红纸，裁成长长的条幅，然后请山城书法家书写。棋友李爷爷自然是最佳人选。只见他饱蘸浓墨，点墨下笔，顺锋上下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看他写字是一种享受，我的心也顺着笔势上下起伏着，总担心那墨汁写偏了写错了怎么办？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，李爷爷的春联遒劲有骨，字字珠玑，笔笔含情。

最让我佩服的是，那春联是李爷爷自拟的，觉得他的学问真是博大精深，形象顷刻间更高大起来。一想到背古文是那么困难的事，他居然还能自撰对联，似乎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天天跟爷爷对弈，种出小石榴送我吃的慈善老头，那种小有学问，不再是“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。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。”而是“牛聚成云天降玉，虎来踏露地生金；牛嚼喜气臻洪福，虎显神通颂华年；牛裹银装如玉洁，虎生火眼识真金；牛毫扎笔描春色，虎子腾云振国威”，他书写的一副副春联就如梅花绽放枝头，为我们家家户户增添无穷无尽的喜庆色彩，成为年味色彩鲜艳不可缺少的主打节目之一。

### 腊肉飘香

腊肉连接着亲情，一块烧好的红腊肉，是秦巴山乡亲戚间馈赠的最珍贵礼物。外婆的家里每年都有大量的腊肉，来自我在深山里的舅爷和姨婆们。

进了腊月，乡下淳朴的姨婆和舅爷

## 追忆年味

□ 邹婷

微风，悠然划过窗台，倚靠在窗榻上休憩。眼前，忽然一亮，没注意什么时候小区大门口挂上了红红的灯笼。蓦然惊觉，要过年了。

久居闹市，早已习惯了每日的按部就班。年关已近，却总在怀疑是不是真的要过年了。总感觉，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，只有在路上看见那些红红的福字、红红的对联、红红的灯笼，才不得不相信，年真的来了。

其实，内心还是怀念小时候的年味。虽然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，但那时候的年，却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光去回忆，去眷恋。小时候，年味蜿蜒着儿时的快乐与童真。

一进腊月门，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喜气与忙碌萦绕在耳边身畔。一场雪后，大片大片的阳光照耀在屋檐上，空气里到处洋溢着一种叫作吉祥的气氛。街道两旁，红红的灯笼、红红的春联，红红的福字，开始陆续走进千家万户，就除除夕那天，用来装饰来年那个火红的希望。每当这时，父亲和母亲都会开始忙碌各自的分工，开始打扫屋子一年的灰尘。现在回想起儿时的年味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我知道，那里面不仅有劳动的艰辛，更有一份对来年的敬重与憧憬。

记得儿时，那时，每每一放寒假，我便和一群伙伴们聚在一起，扳着手指热切的期待年的到来，盼年的喜悦和幸福

## 文史春秋

##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安康

□ 谭波才 何媛媛

五块上铸男性乐师5人。此五人一律胡服，敞胸袒腹，盘腿坐在舞毯之上，或吹、或打击，形态各异，与敦煌莫高窟壁画《佛国世界》中220窟北壁《东方药师净土变》中的“胡旋舞”图相似，除手位不同外，其衣者，造型、舞姿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”。

安康此时期的墓葬“既受到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南朝因素的影响，又受到鄂北豫南地区南北并存的文化风格的影响”，出现“南墓北俑”现象。但陶俑“从总体造型风格来说，与中原华北北朝陶俑更为接近，而明显区别于关中北朝陶俑，如着裤褶服、戴小帽、披两裆

朝陶俑，如着裤褶服、戴小帽、披两裆衣、穿窄袖短衣等特征见于北朝墓葬中，但细部表现又有一定差别；另外还有一些不同于中原和关中的风格，却与豫南鄂北的邓县和襄阳所出非常接近的陶俑和陶器，如尖顶小冠俑、尖顶宽檐帽陶俑、陶角形器、二足支座等。但尖嘴垂耳、长锯齿状背毛的镇墓兽却是完全的本地风格。”

### 五、道佛共进
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荡时期，也是思想、文化、宗教大变革时期，

便带着自己的孩子走亲戚，刘姥姥进大观园。此时亲戚们走动很勤，他们来时总带着自家喂养的土猪腊肉，烘的最好的猪蹄、腔子和礼吊。只见亲戚们围坐在旺旺的火盆边，拉着手家长里短的喜人新事，虽然都是山里的新近故事，谁家孩子外出打工发大财啦，谁家孩子挣大钱又回家乡反哺社会，隔壁的小伙子郑元远开洗脚连锁店，成当地致富产业，路在脚下，红遍大江南北。

亲戚们把“汪汪的年”送来了，外婆便开始整理那些腊肉，瘦的炒干菜，肥的做蒸碗，猪蹄照例是要来炖汤。泡制腊肉是件挺辛苦之事，因为经过了烘烤和风吹，有很硬的皮，需要把火钳烧红后去烫那皮，直到皮黄发黑，然后再放进凉水中浸泡一夜。等到上面的一层发胀后用小刀把它细细刮下，再用刷子刷一遍才算完成，吃的时候切下来一炒就可以了。我从小就喜欢吃腊肉，虽然知道新鲜的肉要比腊肉的健康有营养，但依然不能释怀干熏的香味，珍惜那些来自亲情背后的关爱和情谊。

人的一生总有一些美好的回忆，这些腊肉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亲情和人情无比珍贵的体验。那样旺盛的炉火、烦琐的寒暄，甚至那一大屋子人的热闹，奏响了新年团聚的大合鸣。

如今物质丰富的新时代，人们天天都在过年，年味似乎平淡了许多。这就让人对年味都有自己诸多独特的记忆，而麻糖、对联、腊肉和亲人便是美好的回忆，饱含着我对于团圆的深刻理解和年复一年守望的幸福。我想，新时代的年味应该赋予更新、更广、更高雅的内涵，就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、礼仪、亲情的有机结合，是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得益彰，让源远流长的年味与时俱进。

着飘香的回忆溢满心间。一切似乎很久远了，再没有曾经的期盼与渴望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早已失去了对年的热情，只留下一份对逝去年月的感怀和深深的眷恋。如今，年是一张张握在手里的车票，无论天南地北，雪雨风霜，回家过年成了每个人迫不及待的心愿；年是手里的大包小箱，挤满车后备箱里的小超市；年是电话里亲朋好友一条一条的新春祝福短信；年是母亲的期盼，孩子的渴望，亲人的团聚！岁月改变了容颜，却永远改变不了人们对亲情的渴望，改变了年这个传统节日在每个人心中的根深蒂固！

眼看又是一年春节至，大街上人潮涌动，商场超市里拥挤不堪，各种商品都成了节日的畅销货。人来车往的说笑声，孩子们三俩成群的嬉闹声，以及道路上拥堵的鸣笛声，无不提醒着年走近的脚步。红红的灯笼，吉祥如意的对联，各式各样的年画，处处洋溢着年到来的喜庆。越是如此，越是感触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

让我们在岁月的回声中静静的守望；让我们在静静的守望中，默默的祈福；让我们在默默的祈福中感受着年的温暖；让我们在逝去的牛年的终点，点亮虎年新的希望，踏上新的征程；让我们在浓郁的年味中，看江山如画，听岁月如歌，品人间真情！

在汉滨区，道教、佛教均在安康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，涌现出了一批道教大师和高僧大德。

东晋时期，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在今丹凤高山与旬阳仙河一带修炼，其“丹之得仙者”的思想在安康广为盛行。《直隶商州志》记载：葛洪“好神仙导养之法，乃入商山修炼，已而入罗浮山。”清代安康大儒董詒在《读志胜说》写道：“旬阳仙河，源出商山，为汉长利水，葛稚川先生所游历之地，是曰仙水。”1987年，在汉滨区张滩镇莫安村一座有东晋义熙十二年(416)纪年的墓中，出土带有羽人、玄武图案画像砖。其中羽人画像砖，砖正面模印人首鸟身之羽人，羽人振翅翱翔，身下是起伏的山峦。到南北朝时期，出现了从多神宅仙地、神灵传说和隐士宗师。

佛教至迟晋代已传入安康。到南北朝时期，佛教持续高涨，出现了宝志禅师等高僧大德。《高僧传》记载：“齐建元中，稍见异迹，数日不食，亦无饥饿。与人行，始苦难晓，后皆效验。时或赋诗，言如讖记。京士士庶，皆敬事之。”